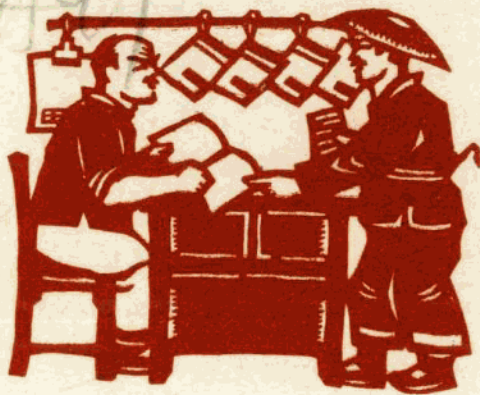




二人轉小丛书

五个工分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21117.

06

五个工分

岳德清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42}$ · 印张 $\frac{4}{21}$ · 字数 4,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0206

统一书号: T10·184

定价, 四分

合：社会主义气象新，
新人新事出在新农村。
集体经济人人都热爱，
新思想新风尚激动人心。

男：唱的是秋去冬来北风紧，
在那边走来一伙人。

女：社员们干活歇了晌，
说说笑笑进了村。

男：路过生产队的大门口，
一个个站下看的入了神。
揭示板上贴了一张纸，
王大爷手捋胡子闷在心。
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
目不识丁我越看越发闷。
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事？
是不是又出了啥新闻？

女：一句话问的大伙嘎嘎笑，
你一言他一语细说原因：
这本是十月份的劳动工账，
女会计拉出清单叫咱们对工分。

男：王大爷一听点着头儿乐，

咱們的女會計辦事就是認真！
二齒勾撓痒痒她是把硬手，
不怪乎大伙选她真沒挑錯人。
月月的工賬定期來公布，
按制度辦事可真對人心。
誰替咱瞧一瞧這個月的賬，
共干了多少工日記了多少分？

女：十月份你老出工三十天整，
共給你記上了三百工分。

男：王大爷一摆手說是不對勁，
你小子怎么淨胡弄人！

女：大爷你不相信問問大家伙，
我多咱撒過謊胡弄過人？

合：大伙儿連連點頭說對勁，
這紙上確實寫着三百分。

男：王大爷嘴沒說啥心里還納悶，
尋思了一陣轉回家門。

女：王大娘見他來家緊忙收拾飯，
放上了炕桌就去端飯盆。

小米水飯擗鷄子，
油乎乎黃面餅子香噴噴。

收拾停當我催他快吃飯，
(白)趁熱乎快馬溜吃吧！

男：王大爷正在想得聚精又會神：

队里头公布的账一准不对劲，
我何不翻翻账对对工分。
一伸手从墙上摘下日历本，
翻一页数一页我数得很细心。

女：王大娘一看心里不高兴，
你今个可是为了哪一門？
干嘛总摆弄你那破玩艺？
有什么勾当迷了你的心？
大娘我叨叨咕咕说了好几遍，

男：王大爷还是一門对工分。
从头至尾我数了两三遍，
面带笑容对她开了音：
生产队公布了上月工账，
給咱錯記了五个工分。
你說这日历是个破玩艺，
我可是当做宝贝攥在心。
这一篇划了道說明我把活干，
有一道就表明我掙了一个分。

女：（白）你拿一边去！
王大娘脸儿一扭我不希的瞅，
左一道右一道看的糊涂人。

男：（白）不是吹呀！
这比那記工員記的都保准，
这比那記工手册記的牢万分。

女：抖抖擻擻還磨蹭什麼勁兒？
五個分就把你弄得慌了神！
這若差百八十分你又得怎麼樣？

男：不了解情況你少來貶批人！
五個分雖說不多也該找，
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差毫分。

女：吃完飯再去找有啥不可以？

男：找完分我再吃飯吃的更安心。

女：你可真叫這五個分迷了心竅，

男：你別總跟着脛一門磨嘴唇！

王大爷一甩袖子抬腿朝外走，

女：王大娘脚一躁罵聲老混人，

动不动說我落后好顧自己個，

長個嘴就知叭叭貶批人。

五個分支乎的你坐不住金鑾殿，

連飯也不顧吃就去找工分。

純粹是烏鴉落在豬身上，

總是說別人黑看不見自己黑！

我看你真是越老越回旋，

真把那工分看成小命根。

數落他一通我坐下喘口氣，

本打算自个吃飯又有点不放心。

老头子冒冒失失去把工分找，

這宗事可是办的有点太沒根。

他那个豆腐賬記的若不准，
豈不是拿着不是去說人！
老东西生来脾气偏又“葬”，
要起来犟眼子准得鬧糾紛。
我还是到队里去把他找，
免得他唧唧嘴嘴那有多碍碜。
我刚刚走进了生产队的院，
忽听得噼啦叭啦震耳根，
原来是女會計扒拉算盘子，
沒等我走进屋听她开了音：

男：（白）王大爷！

你这本日历賬記的可不对劲，
与我这总賬不符这是啥原因？
你那上划了二百九十五个道，
我这賬却記了三百个分。

女：（白）看找“扎越”了不是！

王大娘听此言沒敢朝里走，
在門外埋怨老头不該找工分。
这一找反倒找出事，
我心里七上八下真替他担心！

男：（白）哈哈哈哈！

女：却不知咱那老头大笑为何故？
只听他連說对劲就差这五分。

男：我正是找你来把这五分退，

你給我參記了五个工分。

赶快銷掉我要走啦，

女：女會計急忙上前拉住他衣襟，

鬧半天还是这么一回事，

这件事叫我会計挺难心，

你叫我改賬我有啥根据？

你那个日历賬怎能做存根？

男：我叫你銷掉你就給銷掉，

我情愿退給队这有啥难心！

女：女會計搖頭摆手說不可，

空口无凭我不能銷工分。

男：我这个日历賬就是好凭据，

你若是不相信咱俩对对分。

女：（白）你說还咋对吧？

記工員的工賬一天記一次，

我这賬一天一記記得很細心。

男：你招着記工賬我拿日历本，

咱爷俩挨天对准能找到根。

女：女會計連連点头說那好，

大爷你鉄了心要退这五分。

男：（白）那是了。

两个人坐在桌旁又把工賬对，

女：王大娘笑在脸上喜在心，

（白）哎哟！我可真是隔台阶瞧人——

把咱那老头子瞧短了！

我戴着木头眼鏡沒把事看透，

不怪乎老头他罵我胡乱云。

我以为老东西他朝回把工分找，

原来是他要往外退工分。

看起来咱老伴思想还不错，

(白)不是我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他本来就不是自私自利那号人。

我老婆儿夸老头儿心里正高兴，

忽听得屋里面乐着把話云：

男：老头儿說对对对就是差在这儿，

女：會計說十月十号这天記差分。

男：老头說我这本上划了五个道，

女：會計說这工賬上記了十个分，

差头是找到了，倒是哪个对呀？

男：王大爷手拍脑袋仔細想原因。

女：王大娘在屋外也帮老头想，

想的我手挠头皮入了神！

我猛丁想起来錯在哪一块，

急忙忙走进屋亮开嗓門儿，

(白)我說大侄女呀！

那一天打苞米他干了半头晌，

后半晌去南屯瞧看咱閻女。

男：王大爷一拍大腿說对劲，

那一天是小李給俺記的分。
一准是事情多他記錯了賬，
將半天給咱記成了全日的分。
大侄女你快把這五分勾掉，

女：女會計看看賬又說原因：
大爺你雖然請假去把閨女看，
可是你公私兼顧不光為個人。
你瞧這說明欄內記的多詳細，
你那天為隊辦事應該記五分。
咱隊長還在這里蓋上了印，

男：王大爺一看無話云。
咱隊長可真够仔細，
這點事他还替我記在心。
那一天我去找他把假請，
他托我到綜合廠去一回。
給隊上“鋼”了鋤刀一把，
他叫我順便捎回不再去人。
捎回來一把鋤刀算個啥大事，
這點事不該給我記工分。
如果說這也要把工分記，
那咱們可得好好求求真，
咱隊長為大伙多辦了多少事，
為什麼從來都不記工分？

女：會計說事情一碼是一碼，

要分別对待，要分具体人。
那鋤刀分量沉路途又挺远，
你老又上了年紀，所以記五分。

男：（白）哎——！

你这說法我可不同意，
干点事干嘛总是分、分、分？
为集体我看人人都有份，
我坚决不能要这五分。
你若是还是不給我快勾掉，
那就是誠心拿我当外人！

女：王大娘接过話头連說对对对，
你大爷沒吃午飯別再磨时辰，
你們俩要再这样泡下去，
餓坏他我可要同你来要人！

合：老俩口你一言来他一語。
說的个女會計笑哈哈，

女：既然是誠心实意爱集体，
我就給勾掉了这五分。

男：王大爷一見手捋胡子乐，

女：王大娘笑的抿嘴唇。
手拉起老头子往外走，
老俩口高高兴兴出了門。

合：別看这老俩口子常頂嘴，
人老心紅永远是一条心。